

張文忠公文集

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記

范德機寓田記

京師人才多天下苟其中無有雖日強人譽已
敝官不能隱而德機銳於隱顧無田以爲歸天
下事若此者多矣豈德機與余終於胥失耶雖
然夫田土爲物寔傳世不可人力錮者其或有
焉不能守守焉不能恒恒矣而旱溢以厄之螟
蟻以痒之劇族豪隣侵牟之則其爲擾反不若
無有之愈然則爲德機計者將柰何哉德機其
以博厚爲田高明爲廬仁以爲山智以爲水種
以義理而獲以道德將居之食之無不窮極厭
足雖使子若孫永世守之亦無厄痒侵牟之患
則其爲業不旣安且久乎於是德機憮然曰吾
不貧矣遂爲書之以滿其所欲云

費縣重脩孔子廟記

費在春秋時爲魯屬邑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
歸祊即其地也歷秦漢魏晉氏而下皆縣焉廟
學興復見諸刻志者金皇統中嘗一葺焉入
國朝肇至元迨元貞大德間又一再葺焉先師



李舟軒師聖寔爲之記今且三紀周矣向之丹
者漫滅聖者汚剥支者寤弛而覆者日就於廢
前政數欲撤而一新搖於道傍之言率保殘守
弊卒莫敢任厥後幸其無事以去泰定二年七
月前某邑尹郝源來爲是縣敬謁廟已感其若
是慨然遂以茲役爲己任且曰蒞官無定見雖
小善不能爲使所舉私人孰我從如其公彼何
敢吾沮於是偕監縣六十八簿亦刺馬丹等各
捐俸有差其他聞風願助者相踵九贅楮鏹萬
五千緡輿力旣集工成不日爲殿三楹前後柱

皆易以石增崇其基而大其故制東西兩廡若
門屏若齋室若文武堂靡不整飾規撫視昔什
伯矣始泰定三年十一月訖工明年三月舍菜
禮旣成縣尹郝君謂僚佐維是廟學因仍歲久
賴諸君贊予決有此輪奐夫古人有營必紀者
蓋所以告成功勗后來也苟無文以志俾嗣至
者於何稽哉遂命教諭姜簡縣史崔某走濟南
以記文請切惟

聖元之於儒教其隆尚崇用古無與倫姑自唐
宋以來言之彼取士之制大率不越貢舉一途

外此雖有絕學異行則亦無級而進吾元貢舉之外其科目尤多有隱晦焉有茂異焉有歲貢焉有郡邑校官焉有館閣薦用焉有州縣路吏之辟焉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於戲士生斯時何其幸之甚歟往年參議中書執政病士進大雜恐不足致實才適以開僥倖將令天下學者一歸科舉其餘所入咸堙塞焉僕謂古有之廣羅豪雋若然則不得謂之廣矣其議遂寢雖然抑嘗論之國家之於斯文優之如此其至取士之路假之如此其寬然真才實學每不多見而浮華蠢政鬱於世務者所在旁午于以見國家未嘗負儒彼業儒者則有負於國矣嗚呼自今以始其務天理而心人文而躬厚其積以需其庸毋離於中毋佞之從母後義而首功如此庶不實悠悠之言於他日而人才輩出亦不患其不能移風易俗登斯世於三代之隆也郝君益都人字淵甫源其名累官外有聲觀其銳意於學可灼其爲政知所本云

沂州三皇廟記

天地惡乎始余無從而質也然考載籍有始伏

羲者有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者天皇氏兄
第十二地皇氏兄弟十一各萬有餘歲人皇氏
兄弟九凡歷世一百五十其後相繼而皇者又
十數爲誕耶易大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言上
古則前伏羲氏爲有傳矣爲非誕耶易曰易有
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伏
羲因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伏羲
之前又若未嘗有傳矣雖然聞諸康節邵雍凡
物有形者終入於敝雖天地亦不能出一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之數推是而論豈伏羲之前天

地亦嘗有弊邪夫天雖氣之積地既有敝天亦
安能獨神哉嗚呼如其言信抑不知自有天地
新而復敝旣敝復新者凡幾矣苟由敝而新謂
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始焉可也苟由新而敝
則以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爲開天聖人者亦
可也然吾夫子繫易定書則斷自伏羲氏而下
爲始以前皆無所及嗚呼聖人微意可見矣我
國家

列聖相繼以人文化天下維昔

世祖皇帝有詔若曰伏羲神農黃帝寔人文之

始其令郡國立廟用示報本於是三皇之祀徧天下矣沂州古瑯琊郡東趾淮海西犬牙鄒魯俗敦禮義有洙泗遺風泰定元年二月都護府都事孫君天正出尹是州翼日莫謁三皇顧瞻廟宇庳陋且阨惕然不安曰三聖人功若德萬世所咸賴其秩祀之隆粵有定制今若是責孰任歟先是臨沂縣違州治遠卒有事恒弗克集將徙其縣於州治之東而士民難之侯曰民可與樂成遂借同官竟遷之即除其縣舊地改建三皇廟爲殿三楹侑以兩廡雅麗中度稱厥神棲殿後講堂又五楹民不知勞而工畢於其年八月落成之日士庶嘖嘖聚觀始利前日之遷矣闔州咸喜孫侯勇於善而恪於奉神遂不遠數百里走其從事張吉來濟南以記文請恭惟三聖人之德天也孰弗被其甄陶而近代則以醫家者流宗之余嘗以爲未盡焉或曰彼書有名本草者稱神農有名素問者稱黃帝以伏羲始卦故又以爲卜筮者之祖若然則是一事一能待聖人也殊不知三聖人功於後世者詎止此而已乎然雖相沿已久亦今長民者之不

可不知也因記其成故余首及三聖人之所自而併以是說終焉孫君字夢符天正其名高唐人左右是役者州則同知坦實判官張淳縣則達魯花赤教化尹王汾始而終之輟職專事者主簿左備云

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郡邑廟三皇而於醫家者流屬之非古也夫伏羲神農黃帝紹天而王聖德神功見諸易大傳明甚彼醫爲教庸敢跂其涯涘原其然若謂伏羲氏畫卦以兆卜神農氏始藥以辨毒軒轅氏

始論疾以詔世故醫其名者緣而祖之於戲是制也雖權輿近代所見者膚其於反始報本之義顧有所脗合 國家所以仍焉而弗易者無乃職是歟雖然醫之良否吾民生死寔係焉則其術亦不可謂不重矣周禮天官冢宰之屬醫者師居一歲終稽厥全失而等威其食歷秦漢魏晉以及唐宋氏因置太令丞等員品秩與郡守縣尹埒所隸或少府或奉常或宗正或門下省其屬大概有四藥鍼師二按摩呪禁師亦二皆予博士其稽攷又加詳焉我

元以好生有天下

世祖皇帝詔太醫院視三品尋登二品無所於
統爲其學者不揉諸民而殊其籍又例儒學官
置提舉教授正錄教諭俾理其戶而訓迪其生
徒歲上能者不於銓曹於太醫院聽差其上而
官之於是任日專學益盛而三皇之祀遍天下
矣維濟南故有廟陜露庫泐棟宇寢歷且邇市
民艱往來至治二年廉訪司照磨尚瓚來爰謁
廟已謂總管劉某開天聖人出所感戴今乃岸
水以居心惡乎忍他日劉率同官走憲司言如

尚瓚指翕然願改建且各捐俸有差爲士民勸
未再月贅楮鏹五萬緡創前儉而侈之遂卜于
宣聖廟西爽塏且吉廣袤可數畝爲殿重簷四
阿深以二筵奉其故像居中而又益以兩廡命
工肖岐伯雷公少師等像夾侍左右其他講堂
齋室垣門庖庫凡爲屋三十有七楹金碧差差
輝厥神宇規模視舊相萬矣歲時裸薦舍菜駿
奔將事儀憲有嚴觀者罔不聳然知有生之所
自當泰定丙寅春仲訖工予時方退居鵲華山
中一日監郡善善洎總管程某經歷范某過予

曰三皇殿宇歷四三年始克完美苟無文以志
後來者將於何徵之謹胥齋沐稽首敢公焉請
余實家此有叵讓者是役也職憲者倡焉司民
者和焉惟兩府心協謀契肆迄無撓紊庸底于
成吁俾天下事咸爾何功何治不可必哉凡業
醫者其尚體此至公之舉遇諸疾疹不窮達分
不彼我間誕輸攸蘊無利之規一以活人陰隲
是務上焉仰副國家仁壽元元之心下焉思答
賢大夫作新學宮式穀后人之嘉意如此庶於
三聖人之道一旦廓焉同歸矣相厥役者若吏
若卒凡如干人今併列碑陰云

棣州重修夫子廟記

至治二年春二月戶部郎中晁顯拜朝列大夫
棣州尹始上奠謁先聖先師旣前諸生喟然曰
聖人之道物無與大今廟制庳褊不度且歲久
寢敝弗治將壓夫學宮政教攸本今若是何以
聳民瞻仰起其敬心於是衆合詞曰曩亦病此
由議多持異而止公今任是其孰敢二三他日
語同官同官以叶下令屬邑屬邑胥應乃命州
士王敬道相其役敬道輦首入鈔爲貫三萬六

千二百五十其他以物輸者相繼恐後輿情既
翕厥用裕如權輿其年冬十有二月訖工泰定
年三月神殿居中列峙兩廡前爲門三舉飾
以丹堊凡爲楹五十有奇校廡始卜氣槩相萬
矣落成走書濟南以記文請其辭再四伏惟
夫子之道莫隆於今其祀之盛亦莫尚於今
世祖皇帝復儒士興國學
成武二宗作廟新城加大成封號
仁宗皇帝勅新貢制
英宗克繩克守

今天子肇闢講筵雖窮徼極裔罔不承休服化
弦誦聲相聞凡茲盛典皆曠代所不一際者至
我朝則大備然而

聖聖相承前後百有餘年魁人碩士褒然輩出
其傳聖人道者乃惟覃懷許衡氏寡焉一人何
邪蓋嘗考夫許氏之學其所拳拳者小學四書
未嘗以博洽稱焉未嘗以能文辭稱焉未嘗以
多才藝稱焉其所守至簡其用力至省而其究
乃傑然復出一世之表而從祀於聖人何哉蓋
彼所以劇且勞卒不克脫凡近者從事於技也

此所以簡且省顧曰躋高明者從事於心也心
焉者言行慥慥不弛於冥不飭於顯窮達禍福
一無所撓技焉者則忘已而役於物外觀若美
中寔無所持故儒有君子有小人有爲已爲人
之不同者此也大哉我

世祖之訓士不務實學惟虛文是徇緩急其可
倚嗚呼吾

元所以享億萬世無疆之休者其本於斯歟或
曰若然則貢舉奚爲設哉抑聞三代取人以行
徵諸王制可知后世取人以文徵諸隋唐以來
可知我朝則先德而后文明詔不曰浮華過實
朕所不取于以見規摹宏遠而

世祖貽厥燕翼者躋矣於戲凡學於是者自今
其一意踐履而本之以經術庶幾臣焉殫厥忠
子焉殫厥孝母婢覃懷許氏獨焯乎前是則區
區者之所望

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吾鄉貴族顯室甚衆然率不過一傳再傳遂衰
替如編氓者比比有之大抵積德深者其享世
也遠積德淺者其享世也近謂天不可必者然

乎哉或曰跖何積而延回何拂而促非天不可必歟嗚呼蓋不知善焉而慶者理之常惡焉而禍不及者偶然耳故君子以跖之年爲幸回之不年爲不幸則天之昭昭者可見矣今夫農者之於稼人力至焉地利盡焉則所獲必多耕以鹵莽而耘以鹵莽則所獲必少雖然良農惟知盡力士君子惟知脩己至於豐歉禎咎則有所不屑屑焉人而知此則其爲善之心定矣余隣居有安氏者其曾祖曰圭三子曰伸曰僖曰侃伸子惟湛僖子惟洪侃子惟演湛子景良洪子

景賢或中或外皆有祿焉若緋若紫若青一門而三等之服皆備嗚呼非其先世陰隲有素克重光累徽駢榮聯秀爾耶一日景良過余曰我先大父嘗以緋傳先伯父伯父傳兄景范景范今傳於僕一朝服而父子兄弟三世四傳亦今所不多見也幸子一言紀之用勗我后人余識安氏祖子孫凡三世因謂昔唐魏鄭公笏傳子若孫史冊書之迄今赫赫若前日事今君所傳殆類是歟雖然夫能世其物者不若能世其德世其物則有時而究世其德則滋久滋著矣吾

聞令先祖襟度坦夷博涉多通喜交天下名士甫出五十即致政家居以琴書自樂在鄉里祥容輒語惟恐傷人人百負之一無所校大抵愧心之行過分之榮非義之富平生舉未始有位不滿德美必酬焉宜夫流澤子孫冠裳奕葉繼繼繩繩不一再而止也景良誠因先世之服懋修乃德俾後之嗣者又能以景良之心爲心雖十世百世其前人之芳可必不墜詎止章服之華而已哉於是景良憮然曰公之此言僕當世守之遂書以爲安氏家傳朝服記

翠陰亭記

違歷城西北十數里有山曰標若二而一皆亂石叢矗危立道左其背有水西流民橋于上踰橋而東不里許余別墅在焉由城中來者面華鵲兩峯而與東南諸山相背由村而城者面東南諸山華鵲兩峯若相踵大抵左右前後或斷或續無適而不山伍余愛其勝遂臨墅起亭曰翠陰以余退閒無官守言責故又名綽然前引流爲池中植石一株曰玉雲峯環以荷芰岸樹倒影池水益綠當其雨之霽而日之夕也雲與

山若相娛嬉往來出沒錦翠間愈變而愈奇客
至即盤菓于林筌魚于淵或飲或饌或游歷詠
歌以窮厥勝人既歡洽物亦隨適家有蒼白二
鶴山椒水涯必與俱往其他鷗鷺鱗甲之屬亦
莫不雍容閑雅飛泳自如吾墅之趣大較若此
嗚呼人之處世其去就無越山林朝市二途出
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處也非苟潔
身要之各適於義爲無歎况余自蒞仕來凡爲
年三十有餘矣譬言之久籠之禽困駕之馬一旦
翔雲霄而縱郊牧則其快心適意爲何如而或
者乃謂余年未而閑爲太早計嗚呼知止知足
栖遲物外者古之人皆然尚何年齒衰壯之計
哉因記是亭及之庶俾過吾墅者知余閑之所
以云

重脩會波樓記

吾鄉山水之勝名天下代之談佳麗者多以江
左爲稱首疇嘗游焉南方之山大旣肖其風土
沉雄渾崖者少穠鮮清婉靚粧雅服之比道路
相望惟吾鄉則兼而有之其曰歷山者迤嵐突
翠虎逐龍從南樾岱宗東屬于海華鵠兩峯屹

然劔列峭拔無所附麗衆山皆若相率拱秀而君之大明湖則匯碧城郭間涵光倒景物無遁形自遠而視則華鵲又若據上游而都其勝者至於四時之變與夫陰霽早暮水行陸走隨遇出奇凡可以排囂宣鬱使人蛻凡近心高明可喜可愕可詩可觴可圖者靡一不具其基城北水門翹然而屋者爲會波樓蓋濟南形勝惟登茲樓可得其全焉縣吾鄉多名泉衆流至此而合故以名之往年官轉運者嘗一增葺今國子司業張先生臨爲記其成距茲殆三紀周矣泰

定改元秋兩甚城少圯樓亦挈挈入於壞舟者仰視縮頸連舞擢過之怖其見壓於是司憲諸公以語監郡都侯侯曰是不難遂割已俸購工式新厥構不華侈尚惟固是圖未浹月潰成民弗知勞脩還舊觀一日邀余落之酒半余指衆山謂客曰有天地則有是山其閱變故多矣蓋代有興替山則亘今古而自如惟人也有生有卒雖曰最靈且貴要之反有不逮物之榮悴循環者况能山之久乎故凡登眺者無論先後彼此徃徃燕樂甫洽而感慨踵至此無他蓋有見

乎是也雖然人而苟欲與山並存抑亦有不難者前輩謂死而不朽是謂之壽臣焉以臯夔稷契爲心子焉以舜之事親爲法儒焉以顏孟伊洛諸公自期若然則其形雖不壽於山而今聞長世亦足與山無窮矣又何感慨之有哉於是都侯矍然興灑然喜引盃相屬曰公之此言非直詠景述事又足庶頑立懦振聳人之善心殆不可使無傳焉遂書以貽之都侯國人名某蒞官庶慎山世爲都達魯花赤濟南故以官氏云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記

復龍祥觀施田記

走總邾數徃來五龍潭聞故老言此唐胡國公秦瓊第遺址一夕雷雨潰而爲淵有漁者善游見階祀皆玉石尚隱隱可數又有中酒卧水濱者夢朱衣延至門宮殿闕邃未及入而寤世神之不敢宇或謂潰而爲淵者龍嘗居焉是宜爲道士觀祠五方之龍庶永鎮茲土罔有后艱於是其里好事家乃鳩工庀材以構是觀於今殆

八十餘年矣凡水旱癘疫必禱旣禱恒見應居民益神之初民匠官張大使雅崇道教嘗一再葺師居徒館略具且入田爲畝七十俾衣食之旣請葆光法師王某主祠事六傳而至今嗣教劉志義其張氏子若孫以田直倍前要而效之交獄于官累數政不能決劉乃辭去延祐乙卯濟南路總管谷里馬上嗣教以聞侯曰父施之子效之若繼志何違父之命非孝挾貴以甚良善非仁覩利而懷倖心非義有一于此臯所必及於是效者龍言縮不敢出未幾侯改福建閩海

道肅政廉訪使復騰口實今榮祿大夫中書左丞許公時爲憲使山東召路吏詰曰汝去官折此兩家較然甚若何不署所折按而使齟齬不戢若是吏歸具顛末洎今許公旨署文若券者二一留公所一授嗣教者俾相傳爲質由是事遂息其道流若耆老數輩迂志義仍居之志義德二公不能忘將樹石記其事乃走余求文焉切謂天下事本易理私焉則底於難公厥心雖物叢前談笑頃可節解而根揭且張氏之先所以葺祠宇不難於割田奉之者非名是圖抑寔軫彼玄風不振恐久而寢淪於衰廢其嗣亦非見利而渝夙好或者恐其徒恃田所入弛於脩飾孤乃先尚賢好德之心於冥冥以是論之則彼此胥未足深訝也雖然權輿者非難令終克守爲難惠人非難受人惠而不負厥德尤難志義旣復其田矣自今其益嚴操履潔身律衆上以爲國祝釐下以爲一方之民祈無凶札母俾悠悠之言效於後則善矣余因紀其事如此且擬騷作迎送神詞以貽道衆俾有事歌于壇場之間以祀焉其詞曰

繫全齊之疆理兮莫吾土與比靈山萃雲以叢
秀兮泉七十有餘名維乾隅存茲故宇兮云昔
賢之攸營祿雷雨潰而困兮邈固究其年齡神
連蜷以燕處兮羌雲霧之晝冥其崇厥構以俎豆
兮尚利賴夫我氓旣瓊瑤其階祀兮又若木以
爲楹凡有禱猶影響兮無寧謂其無形也代真
宰以施玄化兮兩暘時而歲用成也朝磅礴夫
崑崙兮夕偃息於滄溟民於何而揭虔兮肆肖
容于丹青蕙蒸椒馨感必格兮諒明德之惟馨
麾風伯使啓路兮召屏翳偕降庭蕭群衛之森
嚴兮旌靈繞乎日星厲鬼錯武無所兮何有彼
賊與妖蜺靈具醉而樂懌兮衆紛舞以輔行或
筐幣以殿後兮或爐香以前迎諄曰
聖皇孔仁兮深澤溢于八紘有事必走群望兮
虞一物或失平爾神之助寔繫兮宜家教而戶
寧歷千年毋或瀆兮永於焉爲藩屏

靜齋記

高唐商澤民氏余識之三十年矣嘗守庠濟南
居相比游相從又相善也後余仕京師契闊不
相聞者甚久至治改元余退居鵲華山中君自

新章來見命酒道故舊爲樂甚洽間謂余家有
書室扁曰靜齋往嘗託公爲記未及筆而別今
閑處敢請爲我卒記之余亦忘其嘗託與否以
早年相友今髮各種種遂述所嘗躬歷者以告
焉初余之退處于此也杜門距躍燕坐一室平
昔一切之慮漠焉其風休廓焉其雲散寂寂焉
木反其根也泯泯焉蟄堊其封也當是時不知
天地爲吾室耶吾室爲天地耶萬物爲吾體耶
吾體爲萬物耶其靜其動雖吾亦不能自測其
端倪徃者又嘗爲三釜之養從仕京師四方豪

傑川匯而林立相與醜酒賦詩抵掌談天下事
又以王命北走燕南走吳越風於餐兩於宿波
浪於舟崇岡峻阪於騎虎狼之虞盜賊之警傳
舍郵亭之荒寂不知凡幾涉幾歷矣當是時也
其動其靜雖吾亦不能自測其朕兆雖然由今
言之處而閑居其體若靜而有動在焉出而從
仕其體若動而有靜寓焉是知動靜之機初不
可以二殊觀亦不可以一致得地若靜也而氣
實轉之山若靜也而氣實通之戶樞雖動而未
嘗易車輪雖動而未嘗移是知靜者動之本而

動者靜之基也於是君舉酒謝曰易有之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豈是之謂乎余曰子旣得之何以記爲必欲記無大此者遂書以貽之

雲莊記

余性雅嗜山水向效於仕弗克如志謝政來日與之處凡七年無厭意蓋吾鄉多名山泉靈異者尤夥違治城西北十數里爲先塋其西百舉武爲別業第宅一區始皆茅茨且陋近年侈而易之以瓦水陸田爲畝且五百吾祖至養浩相傳凡三世矣第前有林甚茂皆先祖手植迄今

將百餘年樹多梨杏桃李交枝合蔭盛夏亦爽然無暑意負林爲亭面亭激流爲池實以荷芰環以叢篁垂柳檜栢花卉之植所謂名山靈泉者或獻嵐貢翠於几席之下或岐流合派經緯乎畎畝之中王維輞川殆伯仲埒池取其芳名曰雲錦墅取其幽名曰雲莊林取其澗名曰雪香亭取其閑適名曰綽然中林植石一株兩峯隆起堪竇虧蔽遠視若無俯而臨之上下無不洞徹惟西一峯則顯其竅甚因名掛月厥形大較類巨人元夫岸焉危坐而主之者嘗得鶴二

豢之既久習人不懼往來飲啄或翔或眠或立
或曲頸理羽與林泉花石相映巧史有不能繪
當其戛然而鳴聲動寥廓牛童輩擬而和之若
相應谷聞之令人神形飄洒不待目崑丘踵蓬
萊已彷彿其羽化矣於戲夫田園之勝世非無
有也第人徃徃慕之而不能遂遂而不能完完
而不能享享而不能樂樂而不能久久而不能
形諸文形諸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今夫農
者漁者樵牧者非不日親山水也問厥趣則瞪
目不能語惟得人焉而居之則澗喜林歡胥有
輝而交相益矣彼僕僕塵埃間虞鞭笞息養在
聞清談則朶頤覩高蹤則汗背此慕焉不能遂
者也投綬而歸以宅則無廬以稼則無土以遊
觀則無園池以出入則無子孫此遂而不能完
者也家溢於貨握齟澠忍惟已之濡威脅勢軋
則施與不辭一客過門縮首止避此完焉不能
享者也蚊轟而集烏合而飲管絃龍聾其耳優伎
狂其心與景斬然略無所預此享而不能樂者
也日薄崦嵫衰與疾會始營菟裘放情丘壑笑
焉而容不伸歌焉而聲不副此樂而不能久者

也康寧壽考鬱於典墳卑於詞翰時有所述雲
扞物格舉不受制此久而不能形諸文者也其
或斐然而成言不中度音不中節得彼失此心
手不相隨此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者也今
余也爲未遂甫半百而休居爲未完子孫田園
靡一之或缺爲不能享宴無虛設而客無虛歸
爲不能樂樽酒琴書行與偕而坐與之偶爲不
能以肇釋重負巖居川觀者殆十年于茲爲不
能文風雲月露晨吟夕詠靡不括音納秀於囊
篋爲不能曲盡其所以樂意之所得物之所感

目之所及筆之所向亦足以發焉而無餘蘊嗚
呼田園也第宅也子孫也名也年也言也他人
求其一而不獲者皆於余具之是知造物之福
於我者可謂完矣夫膺其福而不知君子謂之
不祥信如其言而走也何敢不千萬荷故記之

處士菴記

余旣構綽然亭於鵲華之雲莊以其羨材爲菴
于亭東徧茨苫而土垣之弦誦之際偃息其中
久而不得其名或請名藏拙或請名樂閑或請
名休影皆未當余意乃自署曰處士或者哂曰

甚矣哉子之夸也弱冠出仕華要之津清顯之途靡不周踐宦成心怠挾策而歸喘猶未定輒以處士自高所謂得隴望蜀腰錢騎鶴者信如人之言矣走曰以迹觀余曰仕或可以心觀余則余固未嘗仕也何以言之走也性迂才拙自幼知其不能諧俗加以內無城府樞機不密謂人之心一皆已若餌焉而輒欣鼓焉而輒奮善人與處猶或見容一值奸黠敗不旋踵由是心嘗語口他日學問充足當超居物外爲一代高士亦足奉權吾親增輝閭里不虞所業未竟迫

於嚴命規進京師遺子公之書上光範之牘廻顧所期萬分不克一遂包羞蒙辱隨衆而趨積以年勞始有今日是豈余之所願哉昔毛義爲區區功曹喜形于色及親之沒累聘不赴嗚呼使義不幸早世則終身爲鄙猥人矣况余之仕也年甫踰冠以今觀彼二十歲人猶童子也昔魯昭公年數十九而童心未除今之旣冠者非童而何幸而天相其盲奉命朝夕無所顛躓迹雖朝市而心未嘗不在乎山林所謂避世金馬門者不獨前人爲然矣人謂其進自則以爲退

焉人謂其顯自則以爲晦焉人謂其信自則以爲誣焉其苦如是亦謂之仕可乎夫古人於仕大則匡時翊國小則效一官一職故有爲出仕者爲貧仕者爲親仕者爲出者蓋通才全德其勢不容不進韓子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其爲貧而仕者力有不及勢有未免孟子所謂辭尊居卑祿以代耕要非其獲已也不獲已則才必有所不展志必有所不白時必有所不知期夫職易塞而不浮於食斯得之矣雖然使余仰無所累誠用于時其所自效雖未能越一世而儕

古人至於恢弘治本參贊政機秉義蹈忠與時流並轅則亦不敢後於人矣惟其失之彼故得之此焉失之主故得之於親焉失之人故得之於已焉余故曰以心觀余則固未嘗仕者此也且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其有褒貶徃徃不迹之究而惟原其心之何如釋者謂春秋有誅心之法攷其書可見今子不本余衷而拘拘焉歛歛焉求我於形迹之末固無訝其見譙且哂也於是或者俛首踖蹠而退遂述其言爲處士菴記

遊龍洞山記

歷下多名山水龍洞爲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一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爲靈惠公其前層峯雲矗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居之繇錦屏抵佛刹山巉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稍西即山有龕屋如廣可容十數人周鑿佛像甚夥世兵逃亂者多此焉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迤透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暗甚非燭不能往即遣僕然東茭前導初焉若高濶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滿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愈陜且重以煙燧撼吻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能出矣予強呼使疾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予適居前俄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爲者始獲脫然以出旣出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

幸生手其額者免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
導者一人年稚瘠小先出若無所苦見衆皆病
亦佯懾爲殆諸宴外者即舉酒酌冗者人二盃
雖雅不酒必使之釀名曰定心飲予因憶昔韓
文公登華山窮絕頂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
爲白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以吾
數人觀之則韓文公之號爲非妄矣於戲不登
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爲細娛使父
母遺體幾同壓溺不弔其爲戒詎止辱身不可
忘竊虞后來者或不知誤及此故紀其事以告

遊紫金山記

焉游洞者七某官某官洞之外坐而宴飲者四
某官某凡十有一人時延祐龍集丁巳八月也

紫金山在雲莊西三里而近平地隆起不峻而
孤石蒼翠可挹周環僅二畝許林樹蔚然主人
劉氏嘗亭其上廢久不能復土人稱劉氏爲狀
元蓋金末進士也余生後不及識之其子有字
器之者疇嘗游焉魁梧有才氣未五旬卒用是
劉氏遂無人聞以貧故欲貨之或謂是山距雲
莊甚邇子盍市諸切惟器之余故人也且家世

儒又嘗有名士今而陵替政使得之時登眺焉
未必樂也恒人慮不能遠覩人美田宅園圃窮
百計欲規有之甫得而又爲他人有者比比是
昔范文正公將致政老洛陽子弟勸市田爲菟
裘文正不懌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
居第哉且洛中好事家孰無園池余時造焉必
不我拒顧與已居奚異詎必有諸已然後爲適
哉嗚呼余嘗三復文正之言則凡荒耽宴游屑
屑居止者亦宜知所警言矣大抵士之處世誠能
一切無欲則天下之善何患不叢乎吾身所以
文正公忠貫日月功銘鼎彝百世而下使人聞
其風爲歛衽者良由外物不能搖其心也因游
此及之庶使劉氏之山永不爲他人所有而是
也亦自今知所勉同來者清江諭仁本子引姪
孫也僮一與余凡五人云

遊標山記

綽然亭西四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
無樹林東西並峙皆青石疊矗勢陂陀可步而
上按圖與經無其名蓋土人以傍無他山惟此
若標可望故以名之其居東者上有洞如屋可

避風雨泰定甲子三月命童噐酒肴偕館客清
江諭仁本登焉始小有勞旣戾其上神超氣逸
身欲羽飛環視衆山手若可即其聯巖屬壘盛
於東南而微殺於西北諸支流之水縈絡郊碧
練橫繩引折而復合蓋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
焉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屨徃來以豁心目因仍
未暇旣而坐洞屋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閑適之
詩如陶謝韋柳者數篇其清歡雅思悠然而集
若世若形兩忘其所恃加以煙嵐空湧相與冥
合官乎不知余之爲山而山之爲余也於是仁
本舉酒相屬曰樂矣哉公之遊乎始不可以無
記遂書而貽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利人澤物士君子通願也然阨於窮而不獲施者十恒七八苟獲厥施無曰官之廣狹皆足以效其所有況令爲民率一邑之政靡不仰成雖所及有限他日擴而充之以相天下以福斯民有弗難者嗚呼孰謂州縣之職爲徒勞人哉歸信爲雄州屬邑其尹曰史君肇下車不鉤距不機穽燿民於約繩吏以律明聽慎罰以治其下

始有志利人澤物者與延祐改元夏四月邑耆老趙某數輩走京師謁余曰我史君去官今年矣其爲治也雍容無遽色或以爲緩旣而民孚吏革闔境懾然愛而敬之耆稚惟一逮其去茫然若失怙恃雖吾輩亦不自知其然將碑以發之敢屬筆于子訪其政皆相顧若不能名因叩之曰世之爲縣者聞有挾勢而商徧賦所部倍責羸入名爲義取實則豪敎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盛飾厨傳稱過使客以賈聲譽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舞才翫法浚氣樹威

內壓同僚而外惟民剝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
聞有乘荒緣疫噤不上聞奴厥人民妻厥子
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歲括匠師工金
木厥直弗畀惟趣其成器服是脩昭榮宣富史
君有此乎曰無有也余曰審若是則史君之
視古良二千石無忤矣豈直倍蕪世之爲縣者
哉彼於焉不能免乃曰敏於簿書勤於期會
於督責噫是得爲善政乎哉然謂之無能則
可必欲假此以託金石以範今詔後則非僕之
所敢知也嗚呼後之觀吾文者必輪指以議曰
此可爲此不可爲亦將有所聳然已故重之以
詩併使邑人知賢令尹之政在此不在彼云史
君名郁字文卿景州東光人今改河間寧津縣
尹階承事郎詞曰

爲令而懷則民咸盡母曰克威其究惟忒爲令
而罷則民罔齊母曰克惠其究萎而不罷不懷
惟吾尹然道我於平迷我指焉我田膺膺有饁
惟旅或其蹊之令則尤汝令之始來若無所施
旣而私省其獲不貲登幼于學俾老有養字者
攸寧塗者相讓令今歸矣吾疇依矣追而縻

慨其悲矣彼察爲明彼苛爲能雖鑠一時日遠則真古云良吏利可歲計悃悞無華是歟非其民欲碑言表永思口不能陳心獨德之凡若此者詎力能致勒詩于堅式穀嗣至

朝散大夫同知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事關關行司惠政碑有序

古者益與民共周雖置官掌之初不倚以資國也迨管敬仲相齊以富悅君始籠其利而居之厥后相沿遂權筦以扼民用防塞日嚴而奸軌隨熾其間或弛或禁歷代不同要皆以貨視之而重其入矣皇元有天下

世祖皇帝肇建官制惟民是恤以山東並海素饒爲置都轉運司濟南司設使二同知副使判官各一使則監守餘則行司其境而督成焉今上御極初年大都路南兵馬司都指揮使關關出爲山東轉運司同知公西域人英敏明決所歷有聲尤練刀筆其所增削老吏有不逮行司即橐脯自隨與所部無毫計干曰吾不侵彼彼敢侵吾竈民比歲縮厥煎麗由戶之賦重戶之由官給工價隔闕吏手且易真以僞無所

於質賦重由亡不補缺併其工見民當舉火
父子兄弟妻女盡室以出鵠形菜色偃僕執
煙焰中仁人君子見爲酸鼻若復從而恩之
課耗工隳各將孰執又曰夫鹽斤二百爲席爲
袋國有定制比聞賂則加多否則加少其司場
官吏卒徒恒不下廿餘人一人弗噉即勒不
發夫鹽乃竈民膏血使若輩操賈肥家可乎
以歲鬻官帖爲轉運者差以上中下賄厚者
上帖謂之荅首錢往往致鉅萬許諸宿弊積
類此者偕其使湛穆直權宜創法爲屏絕盡

所分地寧海新鎮永利固隄等場十有二他官
所分或有故亦攝領之其給工直載楮鏹躬詣
地召竈民面覆手授纖釐必足吏無所施其奸
由是恩威胥著遠近無不聳服煎有羨餘而課
逸疇昔數倍至有事已以斗實香鳴樂焚之行
司拜德酬惠者憲司聞其能諸訟不法輒檄使
按問未嘗阿旨希薦使人有譴奏定二年夏
近諸縣水灾朝廷遣使賑之而漏竈民公曰
饑於灾此獨屯其膏何也遂遣吏再三請乃
溥及舊所逃亡聞而來歸者繩繩無虛日嗚呼

世恒以職財爲愆人且謂不足展志而薄之
胡不視公所就哉大抵微難劇無以見人之
微清濁無以表人之節處散局冷地而曰我清
且幹是誠清幹乎哉語有之不曰堅乎磨而不
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殆公之謂也夫今年
寧海場鹽司令李良佐率耆艾數輩走濟南
文於僕將伐石勒公懿績樹于利津行司之
曩余爲禮部時聞公出使泉南適有寇亂職
者皆顧望不前公怒而敍其兵進討平之蓋其
爲國爲民之心非獨今日余惜其用不滿能且
嘉佐鞭笞而使人感戴不忘如是故不讓而爲
辭以礪夫有土不德于民者其辭曰

凡仕祈治奚擇清流處濁能清維貞之尤何莫
非民事悉王事民靖事凝職斯無媿今官計者
肖公幾人奸蠹求源有革靡因孰朕吾民我憲
我理孰政之瘝我石以已歲行其部德媿孔宣
族信群孚有命胥先竈民有歌曰奚來暮昔
以離今完而裕屬丞亦曰公我父師匪厥教
幾敗乎私彼云理財易易素志所歷許隆遐
公視人事一職猶弗克揚矧兼其他而優益

往使于南適際寇虐春秋與專三擷咸若彼
民土茂寸善稱俾而聞茲恧其可勝闔境皇皇
云報無所託言于石未胤終古

勅賜極真萬壽宮碑

極真萬壽宮者髮冠仙姑封悟玄叅化妙靖真
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
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澗槐上未幾寓西
郊叢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韓家竈前又未
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
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后歸同邨孫

氏自合卺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遂
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幄如橫生澗脅
澗深叵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
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偏其寓于古祠也年少
見而媒之俄而媒者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
楚檟其竈隱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
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啖棗數顆不言不笑
或代汲或泝澗或代執爨皆不辭自歸道二十
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取合高尺餘其端
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自爲髮冠仙師云至元

已已

世祖皇帝召至京師一日見便殿

上問而師爲誰而有何術而髮因何上指真人曰我乃農家婦由不獲已出家如

上所問皆不知其所以

上誠其言厚賜遣之厥後爲人言休咎若出無心徃徃竒中江浙省平章徹里素崇飲因朝會請見師曰物莫毒酒弗戒將及后竟坐飲不年監察御史鄭某病羸久未勿藥真人食以所食棗遂差乃執弟子禮終身彭城展某田某俱休

官師事真人惟謹其它公卿大夫過而候謁自遠餽贈走下風而願聆警欵接武于門甚至圖其象歸而祀之維揚富民劉伯淵闔家敬信充薦施財爲築室任城西南名曰極真觀走徃年使江左過之師年已七十餘形癯而顏色黃明脉絡皆現顱骨若嬰兒柔且陷雅不火食寢所時有光怪出現禱骨若嬰兒柔且陷雅不火食寢所其高第陳志海亦女冠也爲余言師之得道蓋由神授始爲婦時夢游大川值縞衣女仙乘舟招曰若能我從乎師欣然諾之女仙即抽簪畫

水倏化爲梁師因登舟舟移而寤遂與親故相
絕問之則曰我寶花城主人也或訪以養生則
曰寡食訪脩身則曰謙退素不知書一旦捉筆
書曰縛住心猿消甚言說功滿崑崙方顯孤月
爲歌詩類此者不一志海嘗與女徒數輩游嶧
山牛口嶺一人偶失帽物色之無所獲旣歸師
笑而出諸懷中里人御史中丞異德方有遠行
來別師以所服半臂贈之異固辭師曰第持去
一日必用此后宿古驛中甫暝若有童男女服
五色衣群行而前驚不能寢如是者連夕異因

取師所贈枕之而卧衆皆相拽愕遁去且曰師
在斯師在斯異平昔頗不相信至是始神之暮
年恒閉閣匡坐或卧游物外浹一晝夜乃起自
號洞春有司上其道行 朝廷爲易其觀曰極
真萬壽宮封悟玄叅化妙靖真人命下而師厭
世享年八十有五寔延祐 年 月 日也后
七年當致和改元秋其徒宋志誠掌德元持翰
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所述事狀且致新州尹李
綱書求記其所謂萬壽宮者余曰疇過所居甚
隘其侈而改建者起於何時何人志誠曰以師

之心豈欲爲此嘗曰心誠事神一茅茨足矣何必殿爲師旣沒僕二人倡同門道衆贅金築之三清殿凡三楹神門居前左右齋廡庖庫畢具公所過者今殺爲方丈矣余因嘆人之所以動盪一世者必有其實如師刻苦精練數十年一旦超詣仙域冥與道合莫之爲而人從無所陳而人信所謂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非耶嗚呼使爲吾道者亦如是尚奚儒風不振之患哉乃爲銘貽之以見師之所以化服其徒徒之所以報德其師者彼此胥無所負云辭曰

維至人兮澹無爲合鴻濛兮混希夷以宇宙兮爲閭奧雲若月兮爲藩籬霞珮兮風衣龍馭兮驂螭翠旒兮晻靄瑤珥兮陸離命麻姑兮前道使雙成兮后隨約飛瓊兮殊庭會金母兮瑤池排虛兮乾開抉陰兮坤移頰萬山兮累塊闕千古兮曾不異夫晷時揚揚兮有得納納兮無涯陋土木兮擬居鄙錦繡兮爲儀鬋仙師之此心彼濁世兮焉知柰其徒之失相中佗祭兮曷依爰周謁以贅泉舉樂助兮訢施遂積微以成鉅

詔靈氛而占之輿謀兮允叶群力兮是基棟宇
兮鑿鑿丹碧兮差差如矢兮斯棘如翰兮斯飛
琦瑋兮僑佹輪奐兮歲嵬詎一州兮香火乃九
域兮著龜匪伊人兮降康寔爲國兮祝釐雖其
師未及乎目擊必天游兮過斯領群仙兮弭節
亦戀嫪兮棲遲憶形神兮渺不知其所躡第蕭
蕭兮風悲將上下兮求索又不示余以所貽北
指兮沍寒西阻脩兮崦嵫如東兮洪濤南徂兮
炎曦志緯繡而莫達羗儻佃兮邈而倚閭闔兮
延竚企闥風兮齎咨蕙肴兮孰焦桂醕兮孰醜
遼絕兮鈞天芳歇兮瓊枝江永兮愁懷不可兮
方思竭耳兮旣寂滅以絕聽窮目兮又沕穆惘
怳而叵窺心純厖兮蹇無階以攀附愁遲此兮
或彷彿其一來誠閔余昏墊以援手其眎賈充
媒禍軒冕兮又奚翅土苴之棄而與夫瓦礫之
遺也

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咬咬惠政碑
三代以前鹽與民共權筦之法無有也夫利益
以資國萌於齊威滋於秦漢氏蔓於魏陳唐宋
之間惟得人焉而尸之則財阜民康經用不斲

非其人往往挾權翫法殖私以厲民不至斂爵
喪軀而不已於戲自古職財不爲財所禍者詎
不确确其難哉泰定丁卯夏五太常禮儀院同
簽致政李君惟肅爲余言大都河間都轉運鹽
使咬咬肇下車首公絕私以身帥下物務之至
惟正是從諸司轉運在江左者惟河間爲重且
劇雖夙名智囊善畫員而能官者往往弗克荷公
以國人紀綱其間未數月久弊宿奸芟剔殆盡
加以同使郝君脫懽協心輔治言合計諧其相
信之深巧於用謀者有不能間先是爲轉運者

餘益爲引一十萬五千二百五十滯而不能售
累政坐視計無從出公於是走省部言狀遂聽
就實次年之數中外無不趯趯稱快居嘗曰天
下事自難則難自易則易不特理財爲然也持
身玉雪竈民自裕商貨自均所課自集所部自
肅力一二而功千百焉若乃外示局鑄內懷溪
壑一中其餌詘信操縱惟彼之隨小有所更即
從而騰口其愚力雖千而厥功不能毫許嗚呼
觀是言則公平昔臨政可知已居無何 朝廷
聞其能賜金幣異帛有差於是長蘆民無少長

一辭僉謂國家猶示旌勸若是吾輩可蒙其惠
不爲表諸顯乎遂偕滑州尹韓儼及鄉士李梓
崔惟謙輩謀伐石頌其善政式範後來聞子雅
與吾使君善又嘗同朝盍賜一言爲嗣至者勸
走昔爲禮部時公爲侍郎工曹嘗竒其剖擿明
敏胄世族而事儒學后走辭叅議還濟南而公
亦由工部尚書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客有
自南來者口其政嘖嘖不置繼而聞有是遷爲
愕然良久夫中外之官雖夥足以伸其志行其
道者莫廉訪使若焉名爲三品其權之重宰相

有不逮轉運使瞠乎后塵矣向清而要今班之
常流向舉刺人今爲人舉刺在他人必缺焉不
樂報焉而有難色公略無纖毫不足聞命即欣
然趣駕以行非處心以義而不以利以國而不
以身以遠大而不以淺近者能若是乎余由是
知公他日爲公輔器也無疑矣故述其德於民
者如此且係之以詩曰

昔醴利庸民疇權之始齊君逮兩京若唐宋
法寢周國攸潤官者能用斯溥瘼厥官弊逢蠹午
諒爲政在任賢何彼汙此皦然故所司負山積

欲表裏莫斯的公曰嘻如我何誠堅白從溼磨
由憲南荷茲任制許顓益清脊事沓至不壅徐
焚者條陷者途蠹畢祛政優布令下孚公上裕
昔商人惟賄先今秩秩罔敢愆昔竈民命朝暮
今樂生若春毓其被賜詎止斯舉要言他可知
謂易輕經費寄謂重難顧指治猗若績孰克凝
宜我公天寵承監旣前衆胥勉肆故人喻推輦
凡有位能舉然何事功不萬全我撫實詩以紀
俾爾民詠無已

贈中順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騎都尉潁川

雲莊類集卷十七

十三

郡伯陳公神道碑銘有序

公陳氏諱安字良佐世居覃懷脩武之六真鄉
祖銑金河南宜陽尹考慶屬金訖錄闕德田里
公幼焉穎異彊記有遠識器度廓如與人交情
意周洽有不逮則誠格忠告善則嘖嘖人惟恐
其不彰讀書主踐履不以口耳勝人橫逆之來
愈益務自脩省雖重亦不復識者謂犯而不校
撓之不濁之風子惟德蚤仕於外每歸省必以
安義命毋躁進取譏時賢獲罪公論爲戒嘗爲
汴梁酒稅副使初命下人多意其不屑公曰仕

患不忠卑下非所患聖人猶為委吏我何人哉
未幾改進義副尉河間鹽司厚財場管勾潔已
率下賦報無所隱民甚譽焉俄以年及歸鄉里
時惟德為尚書省檢校官階奉議大夫國制諸
封贈父與子同子陞亦陞遂封奉議大夫驍騎
尉河內縣子后惟德進中順大夫戶部員外郎
遂加今封享年八十有二卒在延祐四年夏四
月某甲葬其所之先塋妻薛氏協德宜家先公
如千年卒以明年四月附公之兆追封潁川郡
君曾祖妣趙氏晚嬰風疾數年不能差郡君侍
湯液惟謹每教諸子以濟人惠物為心五子惟
德其長次惟善次惟恭次惟剛次惟謙皆仕惟
德為最顯由丞相掾轉秘書著作郎中書架閣
管勾尚書省檢校官出為陝西省左右司員外
郎入為戶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初拜御史多
所建白未及行而潁川君訃至越明年夏五月
走書友人張養浩曰孤惟德罪大家君捐館時
縻身於官其龍衣斂祖奠皆弗之及重惟先君平
日位不滿德而惟德又效仕弗克盡養苟沒焉
不為表其素行金石則惟德殆不能人天地間

矣敢百拜以神道碑銘累子肇余交御史君垂三十年爲故人早歲俱聯掾禮部爲同仕交舊如是而走也尚敢以不文辭哉惟德字子新方器用於時銘曰

大阿龍泉不必巨戡始知其銛所以古賢草澤或淹爲國具瞻猗歟穎川詔詔其嚴肫肫其謙或有忿然我海斯涵終鮮悔嫌得厥善焉口不忍掛必播衆談教子義先已分亦甘母人之貧云胡不權卑處閭閻職彼米鹽苟具全位雖弗厭奚害爲恬微子朝聯鴻恩用覃疇發其潛仕甫及年遽爾言南何守之庶清白世傳壽且多男天報至誠彼道義捐而致炎炎榮不蓋慚樹石于阡有徵其凡眎茲巖巖

先塋碑銘

維我張氏之在濟南其宗屬有二一居陽立一歷城居陽立者爲伯祖父歷城則祖父也伯祖父諱萬享年九十三祖父諱某享年九十一其世其行具見翰林學士承旨姚先生燧所撰陽丘先塋碑祖父二子長諱興早失兵間后三十年至自泰安其狀貌動止言笑與祖父甚相肖

享年七十二卒葬泰安梁氏邨次爲先君諱郁
字威卿享年八十以至治元年十二月廿八日
見棄初寢疾諄諄孤養浩乃祖考早從事戎性
直喜施有所得靡計多寡輒周急人家務一不
屑吾年十六即身任之家甚寒貸貸於人僅公
私給后天兵克宋人心未治出萬死不一生之
計賈江淮間以儉濟之致有今日吾如其苦遺
汝輩以甘吾任其勞遺汝輩以逸若不可不思
乃翁成家之難驕汰以隕吾業夫驕者貴之賊
汰者富之蠹富而不汰家必裕有位而不驕則
貴必恒今吾何祖宗餘慶旣富且貴吾恐汝輩
不能守故此戒之昔柳玘謂成立之難如登天
覆墜之易如燎毛吾每三復其言必爲盡焉心
痛以是知作者固難保守爲尤難汝輩其以是
言銘心則吾瞑目無憾矣命孤養浩以筆志之
志訖而逝嗚呼慟哉孤養浩又嘗記先君言嘗
毆驢走京師困極始一乘阪焉則下水焉則涉
爲弃骨刺其趾血出欲棄則恐半途而乏欲步
則其割痛不可忍孤養浩聞之不覺頰首淚下
先君亦爲哽噎嗚呼大抵先君以艱難勤儉起

家虞養浩輩不能慎持厥盈故覩縷鐫誨若此
其燕翼保艾者可謂至矣先君三子長英次塞
俱早世季爲養浩奉命任者三十餘年幸無所
忝歷塵清要有司考儀贈祖父某安遠大將軍
益都路淄萊萬戶府中萬戶輕車都尉追封濟
南郡侯祖母苗氏並追封濟南郡夫人先
君封通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濟南郡
侯先妣許氏追封濟南郡夫人今尚氏封濟南
郡大夫夫人先兄二子長居簡雅才幹次安山東
轉運司益昌庫副使三十八卒養浩二子長諱

彊二十二卒集賢侍講學士元君明善爲撰埋
銘今碣于隧次引嗚呼保家之道先君言之悉
矣孤某不敢復有所列謹掇其緒餘拜手泣
血而爲銘曰
維作室完且鉅必累年欲其弛不一日瓦礫然
尊者遺恣奢棄名逆天嗟爾後亘斯世母逆先
考



